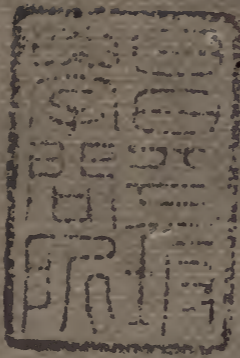


李晦齋集

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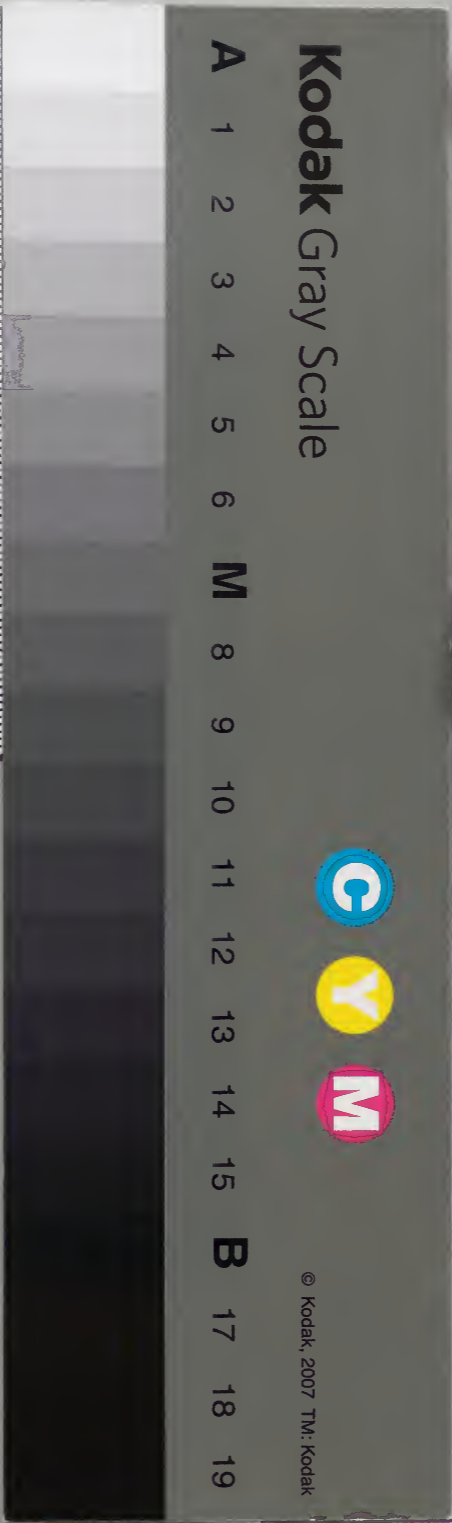
冬



漢書門類	一〇七一九
函號	一七七
架	二
冊	四

內閣文庫	漢書	一〇七一九
函號	二	一七七
架	二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719
冊數	4 ( 4 )
函號	318 174



晦齋先生集卷之九

淺草文庫

辭謝箋

中宗朝己亥十一月

有懷必陳思盡為臣之職分適言好察濫荷自大之  
寵章省循何堪震惶罔措伏念章向未學蓬葦孤蹤  
但抱糟粕以留精甘處畝以養性幸際風雲之會  
得近日月之光職忝論思寧有涓埃之裨海岳任叨  
諫諍又乏謇諤之動冕旒雖切憂國憂民荏苒已迫  
於衰暮未免旅進旅退循默愧負乎  
分銅符雖得酬將母之願一病緣  
明主恐未展

狗國之懷近因灾異之荐臻伏觀惻怛之  
天地亦應冥感臣子何思寧居不忍區區  
敢效惓惓芥曝之獻辭拙語激直待僭妄  
身輕寧避流竄之譴豈意聖哲之大度俯  
察狂瞽之危言殊恩忽降於九重隆春有  
撫躬增悚無地自容揆涯分而僭踰仰天  
日而慚覲擇狂言雖云聖主之美德誤  
之敢當始奉獎諭之丁寧感淚流睫重膺  
爵命之僭越駭汗洽膚未由伏閣而懇辭  
遙切瞻天而呼籲念茲稀闊之異敷謬加  
空疎之散材非獨憂小器

之滿傾抑亦懼群情之駭愕採其言留  
已極於此時僭予賞擢庸沆譏議寧無於  
廓包荒之量垂聽早之聰察愚臣跼蹐之  
名器之重勿嫌反汗時收恩綸則臣謹當  
盛心益礪素志圖酬粉骨敢不盡犬馬之  
年庶無改松筠之節

謝恩箋

癸卯五月

鶴髮餘齡忽霑雲霄之澤樗材多蠹又沐  
生成之恩揣分苦鶩冒榮增惕伏念學無  
積累才乏經綸但知盡道以事君實矛盾  
看於特俗徒懷乞身以將母亦狼

狃於去留猥荷 聖明之誤知顧之涓埃之小補  
累忝言論之職濫廁廊廟之班然未效格心之忠而  
空懷伴食之耻惟明竭犬馬之力乃又迫烏鳥之情  
省疾南州月四閱而濡滯馳心 北闕身一病而沉  
綿念瘵曠之既多懼譴訶之斯重豈意 九重之渙  
渥遠逮六尺之微軀奉 綸音之丁寧近 天威  
於咫尺雲需偏及桑梓 寵光曠世所稀 御醫來  
宣藥餌 恩命一時荐洽衰顏戴惠鮮而為命沉痾  
隨感淚而去身萬死局酬予 隆私耳生實賴於  
洪造茲蓋伏過為國以慈孝視臣如股肱察 臣常懷

菽水之誠憐 臣不改葵藿之性老老與化時推三朝  
之心君君盡仁深明一體之理故茲 異數謬加寒  
蹤 臣敢不仰體 睿思俯罄危悃有懷必達寧避好  
名之誅難得者時庶盡捐軀之節

狀劄

陳情乞養狀

辛 丑 八 月

右謹啓 臣早遇家難九歲為孤寡母窮居四十餘年  
菽水之供或時不繼臣以庸劣遭遇 聖明因緣  
資序玷冒華顯俸祿雖優母在南涯無以為養區區  
私懇惟恐乞身以終養一日未安於遠宦今則母年

已踰七十衰耗轉深羸病日增又有風眩之疾發作  
無時救療稍緩或至危急况乃遠在七百里外傍無  
奉養之人臣之志切歸養朝廷所共知第以近年以  
來謬蒙 寵擢 天恩濫重未敢累瀆陳乞黽勉隨  
行悶默在懷近日略陳懇迫之情 聖諭丁寧  
不許歸養只令往來覲省惶恐不敢再瀆退伏旬月  
反覆思量貪榮慕祿親老忘歸決非 聖主之所  
取徇利遺親養不及時亦豈微臣之所忍先聖有言  
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衰病之親邈在遐陬奄  
奄氣息未保朝暮而今 臣叨冒祿位因循顧戀不能

決歸以至於今臣實古人之罪人也既不能為孝於  
親又何以移忠於國竊念君親一體恩義極大固無  
輕重之殊然事國時長顧捐軀而未晚報親日短恐  
不逮於餘齡伏乞 聖慈察愚臣懇迫之情憐老  
母垂盡之命特解臣職許令歸養于瀆 宸嚴無  
任激切惶懼之至

再陳乞養狀

壬寅四月

右謹啓臣夙遭家艱九歲為孤寡母窮居四十餘年  
臣不幸早忝科目奔走任途多闕菽水之奉雖得升  
斗之祿親闈隔遠無以為養惟願乞外以將母頃刻

未安於遠宦然而臣誠未感天事與心違出身從宦  
今已二十九年而其間外補養母終閱數十朔臣之  
遺親徇利之罪甚大今則母年七十有四衰病已迫  
素有風眩腰痛之疾歲住無時况乃窮居七百里外  
傍無奉養之人遠離遊宦情所不忍去年秋再陳情  
懇未蒙 允許旋被誤 恩濫荷 寵擢至勤  
聖諭特令率母來京聞 命震悚圖知攸措臣自揣  
庸劣淺短無絲毫有裨 聖化而寵眷踰分曠世  
所稀感激隕涕未知報塞惟思奉承 隆旨委命侍  
朝以畢犬馬之忠第以今年春夏以來母之宿病轉

增赫感寒冷諸疾交作救療稍緩或至危急氣力頓  
衰精神昏耗行動喘急起居須人道路阻脩扶曳遠  
行勢有極難 臣之進退狼狽祗增日夜憂懼竊念  
聖朝以孝為治歸養之法著在令典是乃 祖宗  
盡孝於上而推及於群臣使皆各盡其情風化之本  
莫先於此頃者出自 宸衷軫念教化之不行風  
俗之不美 特命申明舊章朝中有老親而未歸者  
莫不感幸愧慙或辭職而去或乞符而歸臣獨淹滯  
未遂素願俯仰慚覩如負重罪念事親之日短痛餘  
齡之無幾常恐有不逮之嘆而永抱無涯之憾伏惟

殿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特命昇臣州郡之職使  
盡烏烏之情華髮斑衣庶畢願於餘生捐軀報國尚  
未晚於異日情迫意懇冒昧陳乞于瀆宸嚴無  
任激切惶懼之至  
乙巳正月十八日辭狀  
仁宗朝  
本月十四日祇受左副承旨書狀內病如差復斯速  
上來者臣承命震悚罔如攸措臣以疾病沉綿久  
滯南涯奄聞大行大王諱音北望驚摧號踊無  
地而身病危篤僅存歎息雖切攀號之痛莫伸奔慰  
之誠已缺臣子之道罪當萬死頃者具狀待罪伏蒙

聖慈優容下書慰諭又令本道監司別加救療白首  
病臣已荷寵渥之殊今又不意記憶疎遠之臣持  
降召旨出於亮陰哭踊之中感激恩遇涕泗交  
頤伏念臣以庸陋無堪濫受先朝誤恩庶效涓埃  
而今已無可及矣惟有奔赴闕下隨班號慟庶可以  
小紓罔極之痛矧今殿下新膺寶命方在哀疚  
而立故之謹其始慎終之盡其禮皆在今日臣子之  
情曷有窮已而臣不幸前病彌留日益深重自秋經  
冬略不向蘇瘡腫遍身丁瘡再發將理失宜氣血耗  
瘁脾胃又傷不思食飲元氣虛損羸弱日甚頭眩心

煩寒熱時作曾滿喘促不能運動臣久病沉困身氣  
危弱至此蘇復難期伏枕嗚咽祇自慨歎今當  
梓宮在殯因山已卜永遷有期百寮攀號舉國惶惶  
之際臣若氣力稍復可以強疾奔趨豈忍一日安然  
退處祇奉 召旨未能即日起發以孤 睿獎罪重  
違慢伏竢嚴誅臣無任感 恩懇 闕惶懼隕越之  
至謹昧死以聞

正月二十四日辭狀

本月二十日祇受左承旨書狀內以臣為議政府右  
贊成斯速乘駟上來事有旨臣承 命震駭固知攸

措伏念臣猥以庸陋素乏才望遭遇 先朝濫授  
誤恩謬被超擢玷冒朝列涯分已極常懷兢惕黽勉  
供職隨衆碌碌 寵渥有丘山之重報效無絲毫之  
微俯仰慙覲若無所容近又嬰疾半年漸成沉痾氣  
血消耗精神昏憤惟願解職治調保全殘喘不意  
聖上嗣服首頒宜召尋蒙 寵擢陞崇班揆分難  
堪措躬無地臣竊惟 殿下訪落之初進退卿相  
所繫非輕弘化重地最宜登庸宿德以負大猷豈合  
輕畀庸品使人失望上累 聖上知人之哲下乖  
微臣量已之義無補新政有妨賢路古者無其人闕



其位又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所以重其任也如臣薄劣決不宜冒處取譏伴食矧今在朝者碩時望所屬可置廊廟者非一二伏乞 聖鑑察微臣之懇念名器之重特回渙渥以愜群情 國家幸甚第念恩命非常 睿眷殊隆臣子之義固宜即日奔馳詣闕謝 恩而臣以宿病沉重身氣虛弱肢體無力頭眩心熱上氣喘促諸證兼發累朔治療羸瘁日甚略無減瘥再奉 綸音感激隕涕而未即奔走祗赴殊失承 命之恭罪負已極上孤 睿獎下負夙心仰天摧咽不知所言臣無任感 恩戀 闕惶懼竢罪

之至謹昧死以聞

閏正月十七日辭狀

臣以病未趨朝具狀辭免新除議政府右贊成 恩命伏奉本月初六日下 旨不許辭免獎諭丁寧仍賜宜證藥餌今又別遣醫員費藥救療 聖眷至此天地生成之恩報答無階感激涕零不知所喻臣不幸病未久蘇身氣羸弱諸證交作有此非常 寵渥恩命及門而未能即日奔馳就道詣 闕謝 恩殊夫人臣之禮伏俟違慢之誅况今 山陵已畢永遷日逼尚未能奔赴攀號以至於今臣之罪負極大

北望摧裂欲死無路不意謬蒙寵擢濫陞非分非  
獨憂小器之滿傾抑亦懼群情之駭愕臣自知庸疎  
淺短叨冒祿位隨衆碌碌未有絲毫之裨補六卿之  
任亦恐難堪弘化重地豈敢忝冒以累清朝未暇  
伏閣而懇辭遙切瞻天而號籲今值朝廷多事之際  
久曠重職亦甚未安伏乞聖慈俯察愚衷愛惜  
名器亟回成渙以愜公諭不勝幸甚臣于瀆天  
威無任震悚隕越之至謹昧死以聞

閏正月三十日劄子

議政府右贊成臣李彥迪伏以人主一身宗社生民

之所托保護不可不謹動息不可不時伏聞來二月  
初九日下玄宮時殿下欲躬詣陵所而是  
日夜半動駕云臣竊以謂未安大抵人君舉動苟非  
祭享必以陽明之時而不宜於陰暗昏夜之中當初  
大行大王不豫之時殿下侍藥憂悴久不進膳  
及至大故哀毀過禮玉體瘦弱且有脾胃證朝  
野聞之莫不驚惶以聖體羸毀虛弱而冒夜遠  
行蒙犯霧露豈其所宜萬一有所愆和所關顧不重  
大哉設使不至於此犯夜奔馳行三十餘里聖  
體必至困乏隨駕群臣儀容亦未及修整而時刻已

到則其間事多忽忽有所未盡者多矣臣之妄料  
殿下宜於初八日徐詣山陵所奉審山陵諸事翌  
日率百官設禮奠以卒大事於事從容得宜情禮俱  
盡而殆無遺憾矣議者必以經宿徵兵為難然弊亦  
不至於大矣臣之謬見如此不敢緘默冒昧陳達伏  
惟上裁施行取進止

三月初八日辭狀

臣以病久未瘳具狀再辭新除大恩命伏奉去閏正  
月二十六日下旨不許辭免使臣更加調理上來  
者臣奉戴綸音感激隆眷庶得調治病軀扶曳

就道而久病羸瘵已極不能勉強久稽祇赴罪重違  
慢惶懼罔措臣於春初病勢危迫幾至難救伏蒙

聖慈遣醫賫藥救療

天恩罔極庶有生全之望

今則臣之病證稍似瘥減但以元氣虛損未得蘇復  
精神困倦多臥少起脚膝無力不能行立夜多虛煩  
臥不能安畏怯風寒未出房戶稍或起動冒滿上氣  
喘促心煩時吐鮮血臣自量氣力羸弱至此若於是  
時將理失宜勞動致傷必發重證難治臣之一身不  
足惜而第恐受國恩之重未效涓埃而抱恨於泉  
壤仰惟始初清明之日有賴左右論思之益如臣驚

劣濫廁廊廟豈有絲毫裨補而况除授已閱三朔尚  
未克趨諸謝恩久曠重地極為未安伏望  
慈俯察愚衷特解臣職假以數月庶得平心治疾保  
全淺喘期效犬馬之力於異日伏念臣以先朝舊  
臣恭遇 殿下嗣服龍德天飛萬物感觀臣亦豈  
不願亟趨 闕庭一望清光不幸沉痾未除仰孤  
睿獎于瀆 宸嚴至於再三無任震悚墮越之至  
謹昧死以聞

晦齋先生集卷之九

晦齋先生集卷之十

狀劄

丙子春劄子 明宗朝

議政府左贊成臣李彥迪狀以臣伏見 主上殿  
下冲年嗣服 睿聖之資雖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  
不可不至豈聞先賢之論曰君德成就責經筵臣以  
庸昧忝叨經筵之職日夜思所以展竭微忠以效絲  
毫之補而學術疎荒閱見固陋懼無以稱職謹取先  
儒務論有裨於 聖德而可施於今日者條錄以  
獻伏惟 聖慈留神採擇焉

有宋元豐八年哲宗嗣位

時方十歲

太皇太后垂簾同

聽政元祐元年大臣司馬光薦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頤即上劄子言曰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迎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大性習慣如自然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

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宮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幼冲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類出但時見講宮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

於此  
又曰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傳保之官師道  
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  
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  
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  
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千古皇帝陛下春秋之  
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  
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  
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俯宮人內臣  
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器用服玩皆

須質朴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  
之色不接於自淺俗之言不入於耳皇帝起居動  
息必使經筵官知之右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  
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又曰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  
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  
如此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  
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  
德以寅畏祗懼爲首從古而來未有不尊賢畏相  
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階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

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勤容周旋當主於此  
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  
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  
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又曰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  
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  
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  
也臣以爲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  
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  
周公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

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  
衆口周公作立政之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  
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  
朝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  
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  
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  
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  
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  
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  
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

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  
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  
又曰臣供職而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  
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敷衍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  
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  
為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  
子自能食能言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  
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  
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  
之難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

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  
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  
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  
論矣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  
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  
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  
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  
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  
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  
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



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幼冲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未間暑熱罷講比至中秋盖踰三月古人欲朝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

又曰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

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

又曰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今講官皆兼他職請皆罷之使得專心積

誠以感上心  
臣按程頤之論皆輔導幼主切要之言使當時卿相  
用其言以盡輔養之道則必能致君堯舜之聖而躋  
世道於熙雍矣不幸以頤之賢而不免為群邪媚嫉  
入待經席總閱一歲遽爾罷去使天下不復蒙至治  
之澤可勝惜哉臣竊以為聖賢雖遠其言尚存有可  
以啓發聰明者有可以涵養德性者殿下誠能  
深信而力行之則其有補於聖功豈云小哉臣又念  
輔養之道要須內外交修無時間斷然後乃可以全  
其天德而不流於人欲矣今者講劄歲規之職固在

於綏筵而至於在官中保護教謝之益則專在於  
慈殿恭惟大王大妃殿下明睿冠古事中  
宗幾三十年為治之道何所不達理亂之幾何所不  
察宜於主上三朝之際常諄諄勉諭以勤學問  
敬大臣納諫爭近正人遠邪佞畏天命恤民隱等事  
而又必以修身進德為本視聽言動一循乎禮期以  
古之聖帝明王為法則聖德日就卒為宗社  
生靈無疆之福矣臣不勝惓惓臣以暗劣遭遇  
聖明濫荷寵渥庶效糜粉之志而不堪衰病之迫  
恐一朝死亡抱恨泉壤敢陳古訓以效獻芹之誠于

冒天威無任激切惶懼之至取進止

三月呈辭上劄子

伏以 殿下方在冲年專心問學養正聖功茲維其時臣以庸陋職忝經筵日夜思所以展竭愚衷以輔 聖德未嘗頃刻而忘于心第以老母遠在南涯年迫八十素思風瘵近日漸劇迫切之情不獲已呈辭今當遠雖 闕下不勝區區犬馬之誠敢效芹曝之獻臣聞王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蓋人主一心萬化之原本源不正又何取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乎是以古之聖王必

以正心為急正心之要在於講學明理親賢遠邪而已沉潛聖賢之訓窮格義理之源則方寸之間天理日明而人欲日消親賢臣遠邪佞則有薰陶箴規之益而無一曝十寒之患 聖學由是而高明聖德由是而日就宗社生民之福實繫於此伏惟殿下留神焉取進止

四月辭職狀

臣以庸陋遭遇 聖朝寵渥濫分常懷兢惕今又因臣受假省母 特命本道監司題給養老食味非常恩數忽及於桑梓感激隕涕驚惶罔措伏念臣

本疎愚別無才德蒙 聖世作養任使之澤以至於  
此未報 兩朝之舊恩又誤 昭代之新寵深增哀  
慕於在天庶效糜隕於今日惓惓犬馬之誠豈敢頃  
刻而忘君第以老母時年七十有八歲素多疾病常  
在牀褥風眩霍亂發作無時往在 中宗朝累陳  
情悃懇乞歸養時荷 隆私許令補外使養尋除本  
道監司俾遂烏鳥之情 聖恩極弘天地莫量追  
思至此不覺號慟今則母之衰病益深日迫西山近  
因遭 國恤之變曠省彌歲今始未見精神昏憤言  
詔錯誤不識人事羸瘁已極僅存形息諸證沉綿長

臥少起轉側須人奄奄殘喘朝不保暮痛念報親之  
日短不忍暫離於湯藥伏望 聖慈俯察微衷曲  
垂矜憫特解臣職使畢終養之願則鶴髮餘齡庶酬  
罔極之懷事君日長寧無盡節之期竊獨惟念今遭  
嘉會 聖質明睿方專問學正是群下恊心勵翼  
之時如臣薄劣雖不足為有無然於帝王體用之學  
粗嘗講究惟思忝侍經幄冀效涓埃之補臣之平生  
志願實右於此不幸母疾至此情事迫切冒昧陳達  
臣無任感 恩戀 闕震悚隕越之至

五月十一日再度辭狀

臣以母病沉綿陳情懇辭伏蒙 聖慈特頒溫旨  
慰謝丁寧由之以調護有差愈之期勉之以臣子全  
忠孝之義感激慙悚固知攸措伏念臣以篤勞濫荷  
累朝恩遇寵渥有重於丘山報效訖微於塵露白首  
再哭於攀髯丹心彌切於糜軀况當 闕庭賜衣帶  
之日有不忘 中宗之教不勝嗚咽隕涕奉以銘  
膺曷嘗斯須敢忘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本於天性  
而不能自己有力不敢不竭有知不敢不盡風夜匪  
躬夷險一即死生以之乃臣之分也亦臣之志也今  
當新政之初國事多虞輔養尤急固非舊臣言退之

時臣雖無狀粗識大義豈不思所以全忠孝之道仰  
副 睿獎於萬一但以母病危迫餘日無多精神氣  
力日益昏瘁暗發上气喘急不能運動長卧少起未  
識人事近日又患脾胃泄危困益甚多方救藥略無見  
效差復無期臣本庸昧忝冒重地伴食碌碌無絲毫  
有裨 聖政今又以母病去朝數月瘵曠已多難  
逃尸祿之罪豈無妨賢之譏義禁府任又非輕曠職  
亦久充極末安古人云事君之日長報親之日短伏  
望 聖鑑憫臣情事懇迫憐臣進退狼狽曲垂生  
成特解臣職俾遂終養則 聖恩如天雖無階報

答愛君憂國之誠豈以進退而有間隕首結草之願  
尚期少展於異日臣庶任激切悲感祈恩族  
之主

六月十九日三度辭狀

臣以老母病深情事迫切再陳情懇于瀆宸殿  
伏蒙 聖慈累屢溫旨慰諭不允祇許待差上來  
仰荷 隆私深增惶悚不知所措伏聞近者災變屢  
見盛夏疾雹京師地震之異近世所稀九重之上上  
畏天怒下恤民隱迎訪群臣思所以修德弭災  
生憂如是臣子何以寧居身在江湖心馳魏闕區區

犬馬之誠自不能已未嘗一夕安眠第以母之沉痾  
未瘳神氣昏困加以傷暑時泄羸瘁轉甚奄奄危迫  
當在牀褥人子之情不忍遠離幸得賴天之靈秋至  
氣清宿疾稍蘇則臣亦安得一向求退以負 聖明  
但念衰病沉綿差復難期而弘化重地忝冒經歲才  
劣識闇未有絲髮裨補常懷伴食之耻恐速冒祿之  
譏日夜兢惕適以 主上新即位朝廷多事竭勉  
供職不敢強辭今以省母在外久未趨朝瘳曠已極  
慚懼益深伏望 聖慈俯察情悃曲賜保全解任  
本職別求賢德置諸廊廟於新政必有裨贊之效在

微臣亦免尸素之罪非獨臣之私幸亦作新聖  
治之一端也臣情實懇迫敢瀝危悚至千再三無任  
激切震慄之至

不宜垂簾劄子

判中樞府事臣李彥迪伏以人君體元居正一舉一  
動宜稽古酌今務合禮義如或有非禮之禮非義之  
義西非先王之制則雖有古例不必泥也臣竊聞禮  
官議定垂簾儀制而請差於當守垂簾同於慈殿  
慈殿是雖有古事可做不可效也人君南面而聽治  
取其嚮明也臨朝之際當如大明麗天萬物畢照不

宜少有幽隱豈可使擁蔽其明而有碍於視瞻乎况  
在臨政之初群臣瞻仰思得一望清光今乃御殿  
而障蔽天顏豈不致群情之疑阻乎設使人主  
方在襁褓聽政之時不得離太后之側位不可別設  
則雖垂簾猶或可也今殿下聖質明睿春秋  
寢長已近於漢昭辨忠詐之歲宜導以光明之德無  
或虧蔽其日月之照使魑魅魍魎影滅跡絕以為  
宗社生靈之福此朝野之所顛望也夫垂簾非三代  
聖王之制乃後世權宜之設臣竊究宋朝之儀蓋以  
皇帝聽政之際侍臣皆坐而史官在帝左右察視容

色記其言動至於經筵則講官立講皇帝雖與太后  
東西相對而相距密近故帝位亦在於簾內我朝  
之禮與中朝不同侍臣與講官皆俯伏而雖史官莫  
敢仰視何必於殿下之位並設簾障乎今若循  
襲前代譟舉而不知揆度時宜以合於禮義則非特  
取譏於後世之有識又將有虧於聖上光明之  
德是豈合於輔養之道且夫垂簾之制宜定於即位  
之初殿下面接群臣日月已久今遽隔簾而聽  
政有乖於明四目達四聰之義所繫甚重臣不敢不  
言伏願殿下恭已正南面必體明出地上之象

赫然臨下去其翳蔽至於慈殿同御殿之時則  
只得如忠順堂面對之儀無倍於禮有合於義行之  
今日而無惑垂之後世而可法伏惟聖鑑裁擇  
焉取進止



幽隱先生集附錄  
先生姓李氏諱迪後  
中廟命加彥字復古自  
號晦齋又號紫溪翁其先驪州人鄉貢進士世貞之  
後中移于迎日復遷于慶州良佐村高祖諱禮副司  
直曾袒諱崇禮贈兵曹參判袒諱壽會訓鍊院參軍  
贈吏曹判書考諱蕃成均生負贈議政府左贊成妣  
貞敬夫人孫氏精忠出氣敵愾功臣雜川君昭之  
先生生于弘治辛亥生有異質九歲而孤稍長力學  
能文旁通舉業正德癸酉中生負試甲戌別舉朴世

晦齋先生集附錄  
先生行狀

先生姓李氏諱迪後  
中廟命加彥字復古自  
號晦齋又號紫溪翁其先驪州人鄉貢進士世貞之  
後中移于迎日復遷于慶州良佐村高祖諱禮副司  
直曾袒諱崇禮贈兵曹參判袒諱壽會訓鍊院參軍  
贈吏曹判書考諱蕃成均生負贈議政府左贊成妣  
貞敬夫人孫氏精忠出氣敵愾功臣雜川君昭之  
先生生于弘治辛亥生有異質九歲而孤稍長力學  
能文旁通舉業正德癸酉中生負試甲戌別舉朴世

熹榜登第年二十四矣。權知校書館副正字。差本府  
教官。尋入爲正字。戊寅爲著作。叅軍公攷先生承重居  
憂制甚謹。服闋陞博士。辛巳選授弘文館博士。侍講  
院說書。用薦爲吏曹佐郎。甲申乞外。爲仁同縣監。丙  
戌以司憲府持平召還。轉吏曹正郎。除掌令。己丑由  
成均館司成出。爲密陽府使。臨民御吏細大皆有條  
法。吏戢民懷。庚寅召入爲司諫院百諫。時金安老久  
在屍黜朝廷。方議復引用以爲東宮孤單。須此人  
爲之羽翼。蓋安老子延城尉尚公主於東宮。爲有  
力也。倡此說者正言。蔡無擇。無擇安老妻黨。以此爲

安老得路之地。大司憲沈彥光等隨聲和附。舉朝靡  
然。先生獨刀言。其不可與。無驛不合。無擇褫正言而  
物論旋訾。先生立異。左遷爲司藝先生。一日過沈彥  
慶兄弟彥光曰。司藝何以知安老之爲小人乎。先生  
曰。安老子東京時熟觀其處心行事。真小人情狀也。  
此人得志。誤國必矣。彥慶曰。雖入豈授以權柄乎。但  
欲爲東宮地耳。先生曰。不然。彼若入。非久必秉國  
鈞。專擅用事。誰敢有禦之者。且東宮一國臣民所  
共屬意。何待安老。而後安耶。彥光怒起去。乃宣言于  
朝曰。李某在朝。安老不得入矣。遂劾罷歸田里。安老

既至聞先生攻己語亦不甚怒慶人有以賄來官者  
安老謂其人曰慎勿令李某知之也丁酉冬安老歿  
死 中廟忠先生忠直首命叙復為掌樂金正遷  
宗傳入玉堂為校理應教轉中書由檢詳至舍人除  
軍器寺正俄以直提學陞秩為兵曹參知已而出尹  
全州歲中府境大治其民立碑以頌德先生雖以親  
老屯郡其愛君憂國之念未嘗一日而忘于懷會因  
災異求言乃上疏數千言其疏為綱者一曰人主心  
術為目者十曰嚴家政曰養國本曰正朝廷曰慎用  
舍曰順天道曰正人心曰廣言路曰戒侈欲曰修軍

政曰審幾微所言無非格君心措時務廢汰謀謨極  
其忠謹 中宗大王深加獎歎曰古之真德秀無  
以過也即命傳示東宮以及外朝特旨陞嘉善俄拜  
兵曹參判兼 世子右副賓客先生以謂如蒙採言  
則幸矣遂有僭賞非所敢當上箋懇辭 上不許  
於是歷禮曹參判成均館大司成司憲府大司憲兼  
世子左副賓客弘文館副提學在館又上疏極陳聖  
學本末時政得失辛丑秋陞資憲判漢城府尋加正  
憲議政府右參贊癸卯求出為安東府使諫院務留之  
曹判書右參贊癸卯求出為安東府使諫院務留之

先生以母夫人老病在鄉不可以睽離遠宦累陳情  
悃乞歸養上慰諭之曰卿辭至切進退有關故  
不允命本道題給母食物又諭令將母來京先生益  
爲之惶恐感激請外愈力朝廷不得已除爲本道監  
司得以少遂其情甲辰判漢城府兼左副賓客會病  
乞辭十一月中宗昇遐亦未赴臨日夜憂慟病  
益重仁宗即卽首降召命乙巳正月擢爲議政  
府右贊成先生再上狀辭病上下旨敦諭若曰往  
年先王賜觀御疏因已歎服且於書遙聞講說予爲卿  
留意久矣豈不合貳公乎仍賜藥物令調以來閏月

及三月連辭猶不允至夏初病稍間始克造朝時先  
生感兩朝知遇之隆自力一行蓋將以有爲也而  
仁廟不豫日久曠不視事國之隱憂有不可勝言者  
矣先生嘗私謂領議政尹仁鏡曰當今主上無  
嗣大君年幼何不早違白封爲世弟以定國本乎  
仁鏡曰公言當矣但今山陵纔畢詔使臨迫何  
暇及此七月仁廟昇遐今上嗣服當舉垂  
簾之儀百官會議賓廳仁鏡曰今有大王  
王大妃何殿當聽政乎左右默然先生曰昔宋哲宗  
時太皇太后同聽政自有古例不須疑問且安有嫂

叔同御殿之理乎今但定垂簾儀制耳由是鞞無他  
議始開經筵先生入叅伏聞 王音琅然不覺喜  
淚下退詣春秋館柳仁淑問 主上讀書何如先  
生曰 聖質英明讀書無一字差誤 宗社臣民  
之福也八月政府書啓十條一請 慈殿善導養  
聖質二請博選經筵宮惟與之講論游處以進  
聖學三 殿下於 大行大王有子道有臣道  
喪禮不可不盡誠孝四請嚴宮禁防戚里五請慎擇  
宮人六請勿用特旨七請勿用判付八政院職出約  
惟允內旨有不合許令封還九宮中府宜當為一體

請勿開私門以昭平明之理十言 大行大王學  
問之效公道大行人顯至治奄至斯極 今上嗣  
緒國人方以望於 大行大王者望於 殿下  
其機甚重願 兩殿留神焉大率皆先生筆定也  
已而將治尹任等罪 兩殿同御忠順堂密旨引  
見宰臣時 天威震赫人莫敢少拂先生進曰人  
臣之義當專於所事當彼時專心於 大行王者  
豈宣深罪且舉事當顯明不然恐士林多有橫罹禍  
者聞者縮頸而先生無懼色尹仁鏡啓曰當初議垂  
簾時李彥迪問臣何殿當聽政乎臣答以 慈殿

當聽政先主位稍遠但聞其舉已名心疑之出取注  
書日記檢得其誣啓之實然又不欲尹得重罪乃書  
啓云云仁鏡之言必不如是恐注書記錄之誤也  
上下其單賓廳仁鏡失色無以對但囑左相洪彥弼  
彥弼啓曰忠順堂狹隘不便於記注官進退此必注  
書誤聞之故也先生亦不復辨明焉是月錄入侍忠  
順堂宰樞賜定難衛社功臣之號先生力辭以為豈  
可無功而濫受以紊王典乎不聽丙午春入劄云先  
賢之言曰若德成就責經遠臣忝是職日夜懼無以  
稱塞謹取先儒程頤格言至論有裨於  
聖德而

可施於今日者條錄以獻此皆輔導幼切要之言  
殿下誠能深信而力行之則其有補於  
聖功豈  
云小哉臣之念輔養之道其講劄規箴固在於經遠  
至於在宮中保護教諭之益則專在於  
慈殿宜  
於  
主上三朝之際常諄諄勉諭以勤學問敬大  
臣納諫諍近正人遠邪佞畏天命恤民隱等事而又  
必以修身進德為本視聽言動一循乎禮期以古之  
聖帝明王為法則  
聖德日就為  
宗社無疆之  
福矣三月呈辭省親將行進劄云王者正心以正朝  
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心之要在

於講學明理親賢遠邪而已沉潛聖賢之訓窮格義  
理之源則方寸之間天理日明人欲日消親賢臣遠  
邪佞則有薰陶匡扶之益而無一曝十寒之患云其  
所望於君父者益深切矣然而當時冰炭之勢實亦  
有難相容者既歸三上章乞辭職乃命遞為判中樞  
府事子時禮官請於當下并垂簾先生聞之上劄  
云人君南面而聰治當如大明麗天萬物畢照況在  
臨政之初群臣思得一望清光今乃御殿而障蔽  
矢顏豈不致群情之疑阻乎宋朝之儀蓋以皇帝聽  
政侍臣皆坐經筵講官立而皇帝與太后東西相對

相距密近故帝座亦在於簾內我朝禮侍臣與  
講官皆俯伏雖史官亦莫敢仰視何必於殿下  
並設簾障乎至於慈殿同御殿之時則只得如  
忠順堂面對之儀行於今而無惑垂諸後而可法矣  
是時朝論洶洶謾譎遂及於先生秋九月李邕啓曰  
彥迪惑於邪論諂附世子背叛中宗書上十  
條繫人主手足與柳仁淑交結多有營揀逆賊之言  
臣往以賊更女壻不得為顯職彥迪為大憲時始解  
之於臣有恩今臣為國不計私敢啓大憲尹元衡持  
平陳復昌等繼之乃削奮勳爵丁未九月有無賴子

匿名謗國之變因以大加罪乙巳諸人先生亦在其  
中江界府安置夫以先生委質三朝進退心跡  
昭如日星而言論疏劄務引君當道忠誠懇惻終始  
一致無一毫可疵而終至不免者無他焉初先生在  
慶尚日都事李天啓以持平召赴闕請於先生曰聞  
今當卜相物論皆歸於李苞何如先生曰其人陰險  
不可以置相位已而李果相而兩司刻罷之李聞其  
故深銜之至是李以元勳當國用事先生與之同朝  
動輒為矛盾有一日先生以院相入直召注書書啓曰  
凡罪人當取服定罪道曰三省訊鞠過刑杖徑殞

者多恐有橫冤欲望用較正杖得情然後定罪翌日  
苞入見啓甚忿然曰渠恐杖落渠膝故耶加以仁鏡用  
前讒反有嘆於先生元衡以先生嘗有救己之言屢欲納  
交先生絕不往由是深恨焉三憾合勢其謀欲中害固  
不遺餘力矣矧乎一時姦愴之徒誣善類阿時相以饗  
己利者相環也按金先準挾私憾中傷之力居多凡先生所守皆彼之所  
畏彼輩今日之得志寔先生平昔為君上深憂而力防  
之者則先生之以忠獲罪何足恠哉而於先生又何恨  
焉聞謫命舉家號泣先生飲食言笑如平時乃屬之曰  
好侍養大夫人皇天在上吾不久當還矣先生生諫所



之明年戊申大夫人下世是則為先生終天之痛而先生素有寒疾至是人益危之乃以遺衣服設位朝夕攀號毀感以盡三年猶無恙豈非有所扶護而然者歟其處困行患有以自安進學著書不輟其功未明而起乾乾夕惕其几案上書自戒之辭曰吾日三省吾身事天有未盡歟為君親有未誠歟持心有未正歟一日御史李無疆不意疾馳而入一府驚怖以為有不善意先生不為動正衣冠坐而看書其一視夷險不以死生窮厄易素操如此癸丑十一月以疾終于彼享年六十有三甲寅返襯于慶州十一月

甲辰葬于興海郡南達田里之禱陰山從先壙也初先生先考府君蚤歲以儒聞嘗魁本道夏課成宗嘉其詩賦召見賜衣物俾留國學學焉後歸鄉里日以訓後世為事先生雖不逮趨庭之訓其家業固有所自来矣孫夫人賢有識慮不以慈愛弛教督之方疏令就學於舅氏孫吏判仲暉又撥貧窶資給遠邇先生英悟出人天資近道不唯通經史習時文不勞而早成乃於俗學之外知有所謂為己之學而欲求之雖未見有名門之師從游而受業然謂道備於吾性而其說具在方冊苟能篤志無不得之理於是

講明體履用力致知於誠意之地為人安重端詳雅  
有高趣自少群居肄業或有嬉戲喧呶於其側若無  
聞焉年二十七而作立箴畏天也養心也敬身也改  
過也篤志也三十而又作立箴其言皆古聖賢躬行  
心得切要之旨其操在省察於日用動靜之間懲窒  
遷改於遵養時晦之際固已實有所事而非空言也  
其罷歸也卜地於州西北紫玉山中浚其巖壑環竒  
溪潭潔清築室而居之各其堂曰獨樂益樹以松竹  
花卉日嘯咏釣游於其間謝絕世故端坐一室左右  
圖書研精覃思靜中下功夫比之前時尤深且專一

然後向來有聞而未甚契者始若心融而神會親切  
而有驗焉養以冲恬之趣積以歲月之久潛神性理  
遵聖賢進修之方玩心高明樂爲魚流行之妙夷考  
其可見之行其事親也篤於愛敬而承順悅豫溫清  
滄灑靡不曲盡一弟彥適與之友于如手如足治家  
有法門庭肅然奴僕謹恭宗戚鄉黨撫待各得其宜  
祭先之禮務盡誠敬持爲之編輯一書名曰奉先雜  
儀既參酌古今以定禮文又裒錄禮記等書所載孝  
子慈孫竭誠齋祭之文以觀省而奉行焉大有定力  
雖遇倉卒未嘗有疾言遽色靜正自持其在全州遇

節目張俗戲監司金公正國正人也往往猶不免顧  
笑先生超然如無見也其直玉堂或與同僚終日相  
對無言蓋持敬功深非矯而為之本之於身心性情  
而行之於家鄉邦國所謂有體有用之學述古而惟  
今移孝以為忠者也故其立乎本朝也進退建白如  
被其光明正大言若不出口體若不勝衣至其斥姦  
邪定危疑直前無畏雖貴育莫之奪也要之其言論  
風旨充足以備勸講而補衮職其心懇懇焉常以堯  
舜君民之責自任故其在遷謫猶不勝其拳拳之忠  
嘗取易經進德修業亨義衍而為八規志欲獻忠雖

以時義之不可而莫之進其素所蓄積益可見矣然  
而先生在當時既深自韜晦故人未有知其為有道者混  
之不肖固嘗獲登龍門而望芝宇矣亦憊然莫覺不能  
以是深叩而有發焉十數年來病廢林居若有窺覘於  
塵蠹間顧無所依歸而考問然後未嘗不慨然想慕乎  
先生之為人頃年先生廢子全仁來亦先生所纂修諸  
書近全仁又遣其子浚以其所裒集先生詩文誌銘及  
歷官首末言行事實重來亦混謹受而伏讀之反覆參  
究質之以古聖賢之言於是始知先生之於道學其求  
之如此其切也其行之如此其力也其得之如此其正

也而凡先生之出處大節忠孝一致皆有所本也  
先生在謫所作大學章句補遺續或問求仁錄又修  
中庸九經衍義衍義未及成書而用力尤深此三書  
者可以見先生之學而其精詣之見獨得之妙最在  
於與曹忘機漢輔論無極太極書四五篇也其書之  
言闡吾道之本源闢異端之邪說貫精微徹上下粹  
然一出於正深玩其義莫非有宋諸儒之緒餘而其  
得於考亭者為尤多也嗚呼我東國古被仁賢之化  
而其學無傳焉麗氏之末以又本朝非無豪傑之士  
有志此道而世亦以此名歸之者然考之當時則率

未盡明誠之實槓之後世則又罔有淵源之徵使後  
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若吾先生無授  
受之處而自奮於斯學闇然日章而德符於行炳然  
筆出而言垂于後者求之東方殆鮮有其倫矣青蠅  
止藩僅能誣芳躅於電徃中原來菽舉將仰高山而  
雲興則先生之德業行蹟胡可無紀述以傳于世乎  
而滉極知昧陋無聞不足以任是責矣徒以景仰尊  
慕之心有不能自己者敢因全仁之請而僭為之掇  
拾序次以俟他日知德能言之君子有所據而裁幸  
焉爾先生內子封貞敬夫人朴氏宣務郎崇阜之女

不幸無嗣以從弟經歷通之子應仁為後有庶子一人即全仁一女未行全仁生二子曰浚曰淳全仁習詩書知義方玉山別業全仁奉守云嘉靖四十五年歲在丙寅冬十月乙亥嘉善大夫前工曹參判真城李滉謹狀

有明朝鮮國故行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文元公晦齋李先生神道碑銘元序明宗之二十年放黜權好大更改化巡登春俊者釋

罪過自巳巳以後在擯竄之籍者或叙或移而已死者命復官故議政府左贊成晦齋先生李公用直道被斥以歿蓋十有三年而始與復官之列道際隆平聖治日新數年之間其所以滌蕩甄別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而天之降割禮陟斯遠臣民之慟曷有窮乎今上嗣位之初克述先生丕恢至道山陵訖首濡鴻恩盡釋其未盡釋者以備官使勤御經筵懋講聖學益咨當世之務于時士之鬱屈有懷者咸得以叩首吐露無幽隱之不達由是公之道德文章之懿亦得徹聞於黈纁之下遂有搜求

遺書之命俄用廷議贈公領議政謚曰文元又命配  
享明宗廟廷嗚呼公之道亦庶乎少白於一世  
也公諱彥迪字復古自號晦齋初名迪中廟命  
加彥字系出驪州後遷慶州良佐村曾祖諱崇禮贈  
兵曹參判祖諱壽會訓錄院參軍贈吏曹判書考諱  
蕃成均生負贈左贊成妣貞敬夫人孫氏雞川君昭  
之女公生有異質九歲而孤稍長力學能文正德癸  
酉中生負明年甲戌登第權知校書館副正字尋入  
為真轉至著作參軍公卒公持重終喪陞博士遷弘  
文館博士侍講院說書成均館典籍兵吏兩曹佐郎

請外授仁同縣監僅二期召為司憲府持平歷兵吏  
正即改文學遷掌令輔德嘉靖己丑出為密陽府使  
臨民御史皆有條法吏戢而民懷之歲餘以司諫院  
司諫召還時朝論欲引金安老用以羽翼東宮蓋  
安老子尚公主於東宮親暱故也倡其說者正言  
蔡無擇而大司憲沈彥光等隨聲和附舉朝靡然公  
獨力言其不可與無擇議不合無擇褫正言而外議  
旋訾公立異遞為司藝彥光問公曰李君何以知金  
某為小人乎公曰安老尹東京時觀其處心行事真  
小人也此人得志必誤國家或曰安老雖入豈授以

柄第欲為東宮地耳公曰不然彼若入來必秉國  
鈞專擅用事誰敢遏之且東宮一國臣民所共屬  
意何待安老而後安乎彥光怒而去遂劾公罷歸田  
里後七年安老敗死上思公忠直召為弘文館  
副校理轉按理應教除議政府檢詳遷舍人拜直提  
學陞兵曹叅知戊戌冬出拜全州歲中一境大治公  
雖為養乞外愛國之心未嘗一日而忘會因災異求  
言乃上疏數千言所陳無非格君心措時務啓沃謀  
謨極其忠謹上深加獎歎命傳示東宮及外朝  
就增其秩俄拜兵曹叅判兼世子右副賓客公以

為如蒙採言則幸矣而遂有偕賞非所敢當上箋懇  
辭不許歷禮曹叅判成均館大司憲府大司憲除弘  
文館副提學又上疏極陳聖學本末時政得失辛丑  
秋陞資憲判漢城府尋加正憲為議政府右叅贊兼同知  
成均轉吏刑禮曹判書再為大司憲右叅贊求出為安東  
府使諫院請留仍為叅贊無弘文提學公以母夫人  
老病不可遠離累乞歸養上慰諭不允又令將母  
來京公益惶恐請外愈力遂出為本道監司甲辰八月  
授漢城判尹兼左副賓客會病乞辭仁宗即位召  
拜右贊成轉左贊成兼知經筵事公再以病辭下旨

敦諭仍賜藥物公復固辭猶不允病間始克造朝公感  
兩朝知遇之隆自力一行蓋欲以有為而仁宗弗  
豫日久國家隱憂有不可言者公私謂領議政尹仁鏡  
曰當今主上無嗣大君年幼何不早建白封為  
世弟以定國本乎仁鏡然公言而不能行乙巳七月  
仁宗昇遐明宗承序當舉垂簾儀百官會議仁鏡  
曰今有大王大妃王大妃何殿當聽政乎左右默  
然公曰昔宋哲宗時太皇太后同聽政自有古例不須  
疑問今但定垂簾儀制耳議遂定八月政府書啓十條  
一請慈殿善導養聖躬二請博選經筵

官慎與之講論咨問成就聖學三殿下於  
大行王有子道有臣道喪禮不可不盡誠孝四請嚴  
宮禁防戚里五請慎擇宮人六請勿用特旨七請勿  
用判付八政院職出納惟允內旨有不合許令封還  
九宮中府中當為一體請勿開私門以昭率明之理  
十言大行王學問之效公道大行人顯至治奄  
至斯極今上嗣緒國人方以望於大行王  
者望於殿下其機甚重願兩殿留神焉大  
率公所筆定也初尹元衡與尹任怨仇已深而林百  
齡李芑為其心腹謀欲傾覆士林以濟其奸元衡託



密旨誘臺諫使擊尹任臺諫不從芑等詣閤門欲有  
取啓 兩殿即同御忠順堂引入宰樞將加尹任  
等罪時 天威震赫人莫敢少忤公從容言曰人  
臣之義當專於所事當彼時專心於 大行王者  
豈宜深罪且舉事當顯明不然恐士林多罹禍聞者  
縮頸而公色不懼既而芑等錄功號曰衛社侂錄其  
日入侍宰樞公亦與焉公力辭以為豈可無功而濫  
受以紊王典不聽丙午春入劄曰先賢有言君德成  
就責經筵臣忝是職懼無以稱塞謹取先賢格言至  
論有裨於 聖德而可施於今日者條錄以獻

殿下誠能深信而力行之則其為 聖功之助豈  
小哉已而將省親又入劄乞講學明理親賢遠邪其  
所望於君父者益深切矣然而氷炭之勢實有難相  
容者既歸三上章乞辭遞為判中樞居數月李芑啓  
曰彥迪諂附 世子背叛 中宗書啓十條繫人  
主手足與柳仁淑交結多有營揀逆賊之言彥迪於  
臣有恩臣今為國不計私敢以聞兩司繼論之乃削  
奪勲爵丁未九月因良才驛誅書加罪乙巳諸人公  
亦江界府安置家人聞謫命相與號泣公怡然如平  
日屬家人曰善奉養大夫人皇天在上吾不久當還

矣明年大夫人下世公用遺衣服設位朝夕攀號毀  
戚以盡三年公在窮厄有以自安講學著書不輟其  
功未明而起乾乾夕惕几案間嘗書自戒之辭曰吾  
日三省吾身事天有未盡歟為君親有未誠歟持心  
有未正歟忽有銜命宮疾驅入城一府驚怖謂有不  
善意公不為動正坐看書其一視死生不易素操如  
此癸丑十一月乙丑以疾終享年六十三甲寅春返  
櫬于慶州十一月甲辰窆于興海郡南達田里橋陰  
山先塋之次始公之先府君蚤歲以孺聞嘗魁本道  
夏課成廟嘉其詞賦召見賜衣物俾留國學學

焉後歸鄉里日以訓後生為事公雖不逮趨庭之訓  
而其家業固有所自孫夫人又賢有識慮不以慈愛  
而弛教督既令就學子舅氏孫四宰仲暉又撥貧寡  
資給遠邇公天資近道英晤出人乃於俗學之外知  
有所謂為己之學而欲求之講明體履用力於致知  
誠意之地年二十七而作立箴三十而又作立箴其  
言皆古聖賢切要之旨蓋於操存省察懲窒遷改實  
有所事非空言也其罷歸也尋室於紫玉山中靜坐  
一室左右圖書研精覃思既專且久而所見始益親  
切焉事親之際愛敬兼至溫清淪澣亦無不盡而祭

先之禮務極其誠與弟彥造友悌尤篤治家有法接  
人以禮撫宗族馭僮僕咸得其宜爲人安重端詳雅  
有高趣默然終日人莫能窺其際其在朝廷論建施  
爲正大光明其言論風旨固足以備勸講而補衮職  
至於斥姦移定危疑直前無畏雖責育莫之奪也然  
公既深自韜晦故人未有知其爲有道者也有所著有  
奉先雜儀求仁錄進修八規大學章句補遺續或問  
又修中庸九經衍義而未及成書文集若干卷公配  
貞敬夫人朴氏宣務郎崇阜之女無子以從弟經歷  
通之子應仁爲後今爲松蘿道察訪房孫一人全仁

女一人全仁生二子曰浚曰淳全仁習詩書知義方  
教誨其子亦皆有立云公之葬也不及表于墓道而  
德業之光自不可掩一時褒大之典實出於人心之  
不容已公之道愈久而彌彰者蓋可知也退溪李先  
生嘗狀公之行而曰我東國古被仁賢之化而其學  
無傳麗氏之末以及本朝非無豪傑之士有志此道  
而世亦以此名歸之者然考之當時率未盡明誠之  
實稱之後世又固有淵源之徵使後之學者無所尋  
逐以至於今泯泯也若吾先生無授受之慶而自奮  
於斯學闇然日章而德符於言炳然筆出而言垂于

後者求之東方殆鮮有其倫矣此其於公之道可謂  
深知而善言之也庶子全仁又欲求篆碑之辭于退  
溪先生先生以稱述盛德不當專出一人遂以命大  
升大升辭不獲命而心竊重之其問亦有往復詳訂  
而後定者是以久不克就今先生既沒而察訪俾來  
告以碑具乃不敢更辭謹據行狀俛考歷官序次別  
其大者著之而系以銘銘曰

帝有顯命畀人以性性之四德實維人秉蔽氣與質  
性由以失學以互之其性則一嗟惟我公生此一方  
氣寬而莊德渾而剛爰初知學慎修懋履疊疊充養

善有諸凡入則盡孝出而移忠亦遠亦近道該污隆  
一時之詬萬世之光搜書褒贈配廷洋洋維先  
王忠維我后承刻示無窮吾道侯興  
通政大夫前成均館大司成知製教奇大升撰

... 之 亦 有 深 後 詳 訂  
... 而 後 之 者 一 以 文 亦 有 深 後 詳 訂  
... 其 意 亦 大 夫 備 有 以 辨 大 同 亦 有 深 後 詳 訂  
... 亦 有 深 後 詳 訂  
... 亦 有 深 後 詳 訂  
... 亦 有 深 後 詳 訂  
... 亦 有 深 後 詳 訂  
... 亦 有 深 後 詳 訂  
... 亦 有 深 後 詳 訂  
... 亦 有 深 後 詳 訂  
... 亦 有 深 後 詳 訂

城 一 贈 頌 謙 政 晦 高 先 生 道 德 學 問 追 遠  
從 之 詳 矣 矣 待 後 生 之 贊 云 茅 先 生 之 詩  
之 謹 茲 精 確 一 字 不 苟 儒 林 志 學 之 士 欲  
見 全 集 者 久 矣 今 雜 林 尹 厚 侯 言 國 語 書  
方 伯 雪 公 禎 培 林 壽 工 開 板 乞 求 跋 亦 如  
希 春 且 素 出 院 中 樓 高 等 名 名 春 何 教 甫  
弦 子 里 厚 望 不 可 孤 謹 以 之 曰 先 生 德 美  
知 之 者 以 為 泰 山 小 斗 不 知 者 以 為 時 茅  
一 派 竊 觀 先 生 一 生 用 力 小 學 以 進 步 以

其篤學力躬而重靜之意為多為梅之名  
且不然不出於新教抑漏之章甫原  
仰高山為初富而吃初梅若誅能培明位  
教牙之根達修己治人之枝以多員先生  
之教則先生之立意垂範成就來學也  
為無窮而後生念每員書先生此今日利  
以文集之豐意也候意以是勉諸生學曆  
甲戌二月初吉嘉禾大步行弘文館副提  
學知製教書 程道氣贊有春社能修梅

友同知成均館子柳希去謹跋

萬曆癸酉冬李晦齋先生之孫海  
未見仍出府尹李侯齋閣書與先生  
遺稿集曾問是集也退溪先生年用謹  
核錄年乃畢必極其精而每一字之未  
安也曠謹受而讀之曰疏曰劄曰雜又  
曰正體率皆典之主溫雅淳潛鎮密粹然  
一出於心真育德者之言也先生文集  
在侯先生之鄉先生所任南務之有而南  
平公張之其盛意為如何哉府尹公又

萬曆癸酉冬李晦齋先生之孫海  
未見仍出府尹李侯齋閣書與先生  
遺稿集曾問是集也退溪先生年用謹  
核錄年乃畢必極其精而每一字之未  
安也曠謹受而讀之曰疏曰劄曰雜又  
曰正體率皆典之主溫雅淳潛鎮密粹然  
一出於心真育德者之言也先生文集  
在侯先生之鄉先生所任南務之有而南  
平公張之其盛意為如何哉府尹公又

要曠為之為跋曠雖不亦有不亦解古  
存焉昔者竊焉志本學而未知其方嘉  
請幸吾先生侍講 東宮德懷心往附注  
然後曠知有此書即求于友人符忠  
去之致讀終卷潛玩贈驗百才寸之  
間似有所至讀閱往史稍知路脈至今不  
下陷於忘無非先生之賜也常竊以  
為先生曠之師而學之師也 亦仰之  
懷 每時或弛甲子秋出尹 東第得拜

謁于墓下陳情致祭庶幾少償 先生之  
願而病作旋逝今以為恨之 歎矣集  
寧不重為之感 或嘗聞之先生入直  
玉堂晨具揖同僚終日嘿然唯閱往史  
時聞警咳數聲而已及至就寢俟同僚  
熟寐起坐遠暝詢向者家居之然時  
尚其嘿然必以心得及其夜坐必有精思  
先生心得之限量平生精思之所誰  
隱為日益通達日益高遠充積於中



而英華自散於外是集之作烏邑乎  
 後之讀是編者誅語得先生用功窮經  
 風夜孫子愈久而不廢其書與重溫經  
 深潛鎮密之依志於我而有福矣嗚  
 呼古勉之哉五夫九經衍象求仁錄傳  
 誨待五堂校畢圖本印出後尚亦付刊  
 亦此矣求見之士其亦知此之哉嘉曆  
 二年孟春通政方文成均館方恩成知  
 制事方恩陽川竹暉謹跋

皇明萬曆三年歲在乙亥春慶州府開刊

- |     |     |     |      |
|-----|-----|-----|------|
| 黃雲進 | 僧性明 | 金彥迪 | 朴光   |
| 徐德龍 | 崔千孫 | 金彥良 | 金彦沙里 |
| 金甫千 | 李順孫 | 僧海雲 | 襄屹   |
| 僧肅允 | 僧惠忠 | 僧妙嚴 | 朴貴山  |
| 林潤富 | 僧引軒 | 僧義熙 | 趙毛都未 |
| 僧性湛 | 李仍金 | 金順年 | 白德連  |
| 鄭泗  | 朴元  | 鄭萬年 | 際    |
| 僧幸文 | 金春福 | 僧哲玄 |      |
| 刻手  |     |     |      |

都色 崔壽延

書寫承訓郎 趙還壁

書寫定虜衛 朴道生

校正成均生 崔起南

校正成均生 金得基

中直大夫行慶州府判官慶州鎮兵馬節制都尉元豪

通政大夫守慶州府尹慶州鎮兵馬節制使朴承任

都事 崔 浣

嘉善大夫慶尚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尹根壽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